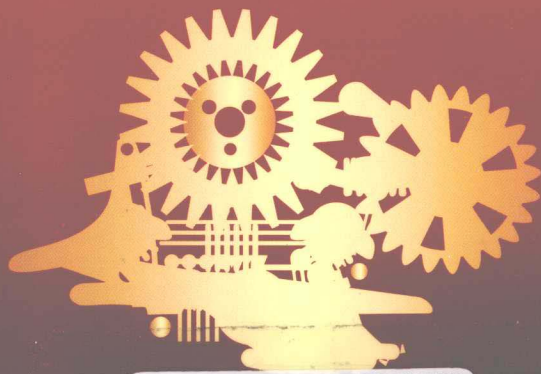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杨静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杨静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机器 / (英) 威尔斯 (Wells, H.G.) 著; 杨静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卷. 第8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29-7

I. 时… II. ①威…②杨…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0679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时间机器

作 者 (英) 威尔斯

译 者 杨静

责任编辑 其木格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29-7/I·2182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时间机器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11
第 三 章	16
第 四 章	21
第 五 章	30
第 六 章	41
第 七 章	46
第 八 章	52
第 九 章	58
第 十 章	64
第十一章	67
第十二章	72
尾 声	77

昏睡百年

第 一 章	80
第 二 章	88

第 三 章	95
第 四 章	100
第 五 章	113
第 六 章	117
第 七 章	126
第 八 章	137
第 九 章	149
第 十 章	155
第十一章	165
第十二章	177
第十三章	190
第十四章	194
第十五章	207
第十六章	219
第十七章	231
第十八章	237
第十九章	246
第二十章	253
第二十一章	272
第二十二章	279
第二十三章	290
第二十四章	305

时间 机器

第一章

时间旅行者（提起他的时候，这样称呼，比较方便一些）正给我们讲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他那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素日惨白的面孔此刻泛起红晕而且变得很生动。壁炉中火焰很旺，银制百合花灯盏柔和地放射着光芒，映射着我们玻璃杯里泛起来随即消失的水泡。我们所坐的椅子是他自己发明的，它们把我们裹挟其中，不只是让人坐下而已，并且那时候有一种晚饭后的舒适气氛，人们的思想在这时没有必要讲求精密。他正是这样给我们阐述——伸出他细长的食指数要点——那时候我们全坐在那儿，对他对待这种新怪论（我们是这么想的）的严肃态度及其无限的创造力懒洋洋地表示敬意。

“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讲。我必须要批判一两种好像大家都认同的看法。比如在学校中教给你们的几何学，正是以错误的观念为基础。”

“你希望我们在这种深奥的问题上从零开始么？”有一头红头发、喜欢争辩的费比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们相信无稽之谈。你们很快便会对我心悦诚服。你们一定知道，数学中的一条线，没有厚度的一条线，事实上是没有的。他们是这么教你们的吧？数学中的平面也是这样。这种东西都是抽象的。”

“这话说得很对。”心理学家说。

“只有长、宽、高的立方体，其实也不会存在。”

“这我有异议，”费比说道，“一个固体完全能存在。一切真正的东

西——”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然而等一下。一个瞬时性的立方体能不能存在？”

“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费比说。

“一个在时间上完全没有延续性的立方体能不能实际存在呢？”

费比陷入深思之中。“很明显，”时间旅行者接着说，“任何实体一定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性，一定要有长、宽、高，还有——可持续性。不过因为人性天生的怯懦——这点我很快就会解释——我们经常把这个事实忽略了。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四个特性的确存在，其中三个我们称作三维空间，而第四维是时间。但是有一种倾向，在前三维和第四维中间画一条不合实际的区分线，由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生命自始至终，正好是顺着第四维朝一个方向时断时续地移动。”

“这，”一个年纪不大的人说道，神情激动地凑着灯火又点着了雪茄，“这——实际上非常清楚。”

“而令人不解的是，这点居然受到相当普遍的忽视。”时间旅行者接着说，情绪也提高了。“其实这正是‘第四维’的意思，虽然提到‘第四维’的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话中有这种含义。这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看‘时间’而已。除去我们的思维沿着它移动之外，时间和空间三维的任何一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有些笨蛋一直把这观念搞错了。你们都听到过他们有关这第四维的谈论吗？”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市长说。

“是的。就像我们的数学家所说的一样，提起空间，就以为空间有三维，人们可以把它们称作长、宽、高，总是能用三个平面来定义，每一个平面和其余两个平面一直成直角相交。不过有些具有哲学才能的人一直在问：为什么肯定是三维——为什么没有另一个方向和其余的三维直角相交？只是在大概一个月之前，西蒙·纽卡姆教授就在纽约数学协会上讲述了这一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能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造一个具有三维的图像，他们就这样类推，认为利用三维模型能造出四维——假如他们能把握这个东西的透视效果的话。明白了没有？”

“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市长轻声说道。他紧锁双眉，陷入深思之中，他的嘴颤动着，好像人们在不断地说神秘的词语的时候那样。“是的，我想此刻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突然间满面春风。

“那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对这个几何学上的四维问题已经研究一段日子了。我的结论有一些很奇怪。比如，这儿有一张八岁男性的画像，另一张是这个人十五岁的，还有一张是十七岁的，最后一张是二十三岁的，像这样等等。一切这些画像很明显都是断面，可以这样说，是此人四维存在的三维表现，这个人的四维存在是固定的与无法改变的事实。”

时间旅行者停了片刻，便于大家正确地领会他说的话。然后他接着说：“科学界人士非常明白时间实际上是空间的一种。这儿是一张普通的科学图解，也就是说，一张气象记录。我用手指指着的这根线表现气压计的移动。昨天这条线非常高，昨天晚上它降下来了，可是，今天早上它再次升到这个高度。这么慢地上升到这里。水银绝对不可能在空间各维当中的任何一维追随这条线，这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吧？不过水银的确是追随这条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出结论，认为这条线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不过，”医生说，一边注视着火里的一块煤，“假若说‘时间’确实只是‘空间’里的第四维，那为什么人们现在，并且总是将它当作某个异于空间三维的东西呢？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在时间中来回运动呢，就像我们在空间的其余三维中随意运动一样？”

时间旅行者笑了笑。“你能确定我们能在空间随意运动么？我们能往左往右移动，往前往后也有绝对的自由，人们一直是这么运动的。我承认，我们在二维中能活动自如。可是往上往下怎样呢？这儿有地心引力制约着我们。”

“不完全正确，”医生说，“还有气球。”

“可是在发明了气球之前，除去间或的跳动和地面的不平之外，人类根本没有上下活动的自由。”

“人类还是能有一点儿垂直活动的。”医生说。

“往下比往上简单些，简单得多。”

“你在时间中是丝毫都不能运动的，因为你不能脱离现在时刻。”

“我亲爱的先生，这正是你认识方面的错误。这是全世界认识方面的错误。我们一直都在脱离现在时刻。我们精神方面的存在是非物质性的，也没有什么维可言，这种存在是随着时间这一维匀速运动的，由摇篮过渡到坟墓。假如我们由地球上五十英里处开始旅行，我们便会往下旅行，这二者是一样的。”

“可是问题在于，”心理学家插话说，“你能在空间各维中随意运动，可是你不能在时间中运动。”

“我的伟大发现的核心就在这里。可是你说人类不能在时间中运动，你错了。比如，假若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一件事，我便回到了那件事儿发生的一刹那。就像你说的，我变得漫不经心。在短暂的时间里，我跳回到过去。当然，我们缺少这种手段，无法停留在以前的任何一段时间，这好像野蛮人或者动物无法停留在距地面六英尺的地方一样。可是，文明人在这上面比野蛮人强。文明人能违抗地心引力而在气球中离地往上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期望文明人最后或许能在随着时间维的漂流当中停留或者加速，甚至改变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呢？”

“噢，这，”费比说，“是完全——”

“可为什么不呢？”时间旅行者说道。

“不合乎理智。”费比说。

“指的什么理智？”时间旅行者问道。

“你能通过辩论把黑的说成白的，”费比说，“可是你永远无法说

服我。”

“也许无法说服，”时间旅行者说，“可是现在你渐渐认识我研究四维几何学的目的了。很久以前我就产生了有关一台机器的朦胧的想法——”

“到时间中去旅行！”那个年轻人惊叫道。

“这样的旅行应当可以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各个方向自由自在地旅行，这取决于驾驶者的意愿。”

费比不由得笑出声来。

“可是我有实验能够作证。”时间旅行者说道。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样可就方便了，”心理学家说，“人们能旅行回去而且证明，比如证明人们公认的对黑斯廷斯战役的记述是不是正确！”

“你不觉得人们会留意你的观点么？”医生说，“我们的祖先对于不符合史实的东西无法完全接受。”

“人们或许能从荷马和柏拉图那里学到希腊语呢。”年轻人想。

“假若这样，他们一定会在二年级考试中让你不能及格。德国学者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进过希腊语。”

“那还有将来呢，”年轻人说道，“只须想一下！人们或许能把他们全部的钱都去投资，去生利息，然后自己匆忙地往前赶！”

“往前赶是想发现一个社会，”我说道，“建立在以严格的共产主义为基础的社会。”

“共产主义是一切异想天开的理论之一！”心理学家开口说。

“是的，对我而言好像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从来不谈起它，直到——”

“实验证明！”我喊道，“你只是想证明这点吗？”

“那实验！”费比叫起来，他的脑子已糊涂了。

“无论怎样，让我们看一下你的实验吧，”心理学家说道，“虽然这是在骗人，这你们知道。”

时间旅行者笑着看了看我们，然后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双手放在裤兜

里，慢腾腾地离开了房间，我们听到他拖着拖鞋顺着很长的通道朝实验室去了。

心理学家望着我们：“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某种熟悉的把戏或是其它的什么，”医生说，费比打算告诉我们他在伯思冷看见的一个变戏法的人；可是他还没讲完开场白，时间旅行者便回来了，费比就此刹住了话头。

时间旅行者手拿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框架，比一个小钟稍稍大一点儿，制作得非常巧妙。它里边有象牙，还有一种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东西。在这儿我一定要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下面发生的事儿——除非大家同意他的理论——是使人难以相信的。屋子里乱七八糟地放着八边形小桌子，他抽出一张，把它放在壁炉跟前，有两条桌腿放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他把这个机械装置摆到这张桌子上。随后他拿过一把椅子坐下。这张桌子上面此外只摆着一盏带灯罩的小灯，这盏灯明亮的灯光都照在这个装置上。屋内各个地方也许还有十几根蜡烛，有两根放在壁炉架上的黄铜烛台上面，其余好几根放到安在墙壁上的烛台上，因此这间屋子亮堂堂的。我坐在壁炉前边的一把很矮的扶手椅里，我将这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把自己几乎置身在时间旅行者与壁炉中间。费比坐在他身后，越过他的肩膀往前看。医生与市长从右边，心理学家则从左边望着他。年轻人在心理学家后边站着。我们都全神贯注。我认为，不管什么戏法，无论构思得多么精巧，或者变戏法的手段多高超，在这样的情况下，都难以骗过我们这些人。

时间旅行者望了望我们，然后又望了望那台机械装置。“怎样？”心理学家说。

“这个小东西，”时间旅行者说，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都按在那个装置上面，“只是一个模型。我的打算是造一台机器去穿越时间。你们可以发现这个东西看起来歪七扭八的非常怪异，并且这根杆子表面上闪闪发光，在有些方面它似乎不是真的。”他用手指了一下这个部分。“还有，这儿有

一根小杠杆，这儿还有一根。”

医生由椅子上站起身来，朝这个装置里边看了看。“做得非常好。”他说。

“这用了我两年时间，”时间旅行者答道。随后，我们都学着医生的样子观察了一会儿，这时候他说，“下面我给你们解释的是，把这个杠杆一推，这台机器便会滑向未来，另一个杠杆就会将机器推动到过去。这个位子便是时间旅行者的位子。我很快就要启动这个杠杆了，这台机器将会走掉。它会遁形，会驶向未来的时间，而且没有影子。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也看一下这张桌子，搞清楚这并非变戏法。我可不想浪费这个模型，还让你们把我当成骗子。”

大概静默了一分钟。心理学家好像想对我说话，可是突然改变了想法。随后，时间旅行者将手指朝那个杠杆伸去。“不，”他忽然说，“让我用一用你的手。”他转身对着心理学家，将心理学家的手握在自己手中，让心理学家把食指伸出来。因此，是心理学家自己把这个模型送到漫漫的旅程中去的。我们都看到那杠杆在转动。我敢保证这并非变戏法。吹起一阵微风，灯中火焰闪烁。壁炉架上的蜡烛有一根被风吹熄了，这台小机器忽然转起来，变得朦胧不清，大概有一瞬间看起来像一个鬼影，像昏暗发光的黄铜与象牙的漩涡；随后它就走了——不见了。除了那盏灯之外，桌子上没有其它的东西了。

大家静默了大约一分钟时间，接着费比说他看到鬼了。

心理学家清醒过来，忽然扫了一眼桌子下面。时间旅行者看见这种情景，于是开心地笑起来。“怎样？”他说，学着心理学家方才的话。随后他站起来，朝壁炉架上放烟草的罐子走去，背对我们，开始填他的烟斗。

我们彼此注视着。“注意，”医生说道，“这件事情你是当真的？你确实相信那台机器是去时间中旅行了吗？”

“当然，”时间旅行者说道，俯身凑近壁炉中的火把纸捻点燃。随后他

转过身去，把烟斗点燃，望着心理学家的脸。（心理学家为了表示自己神智正常，拿着一支雪茄，但是他没切掉雪茄的头就准备将它点燃。）“另外，我在那儿还有一台机器，将要完成了”——他用手指着实验室——“等那台机器都完成以后，我准备自己去进行一次旅行。”

“你是说那台机器已经去未来旅行了？”费比说。

“不是未来就是过去——确切地说，我不清楚去了哪个方向。”

过了一阵儿，心理学家心里一动。“假如它到了某个地方，那么它到的肯定是过去。”

“为什么呢？”时间旅行者说。

“因为我推测它没在空间运动，而它假如去未来旅行了，它便会一直在这儿，因为它只有先经过时间隧道才能去未来。”

“但是，”我说道，“假如它去过去旅行了，我们刚才进入这间屋子的时候就应当看到它；上星期四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也应当看到它；还有上上星期四，就像这样依次类推！”

“这是一个合理的反对意见。”市长评论说，朝时间旅行者转过去，一种公平的神气。

“根本不是，”时间旅行者说，又对着心理学家，说，“你想一下，你能解释清楚。这便是临界以下的表象，你知道，是冲淡的表象。”

“是的。”心理学家说，为了把我们的疑虑打消。“这是心理学方面一个简单的要点。我原本就应当想到。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并且对解释这模糊不清的现象有所帮助。我们看不到这个模型，也无法欣赏这个模型，正如我们无法看到一只正在转动的轮子的辐条，或者穿过空气的子弹一样。假如这个模型用比我们快五十倍或者一百倍的速度去时间中旅行，那么，它过一分钟，而我们刚刚过了一秒，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便是它没有在时间中旅行的时候的五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他把手朝方才放过模型的地方伸了过去。“你们懂吗？”他说着露出了微笑。

我们坐在那儿，望着那空荡荡的桌子，大概有一分钟左右。随后时间旅行者问我们是怎么看的。

“今晚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医生说道，“然而，还是等到明天再说吧。等到早上头脑清醒之后再说。”

“你们想见一下真正的时间机器么？”时间旅行者问。说着，他手中提着灯，领路到了那通向实验室的很长的空气流通的过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摇曳闪烁的灯光、他那异乎寻常的大脑袋的侧影和一切影子的飘动，记得我们是如果跟在他后面，疑惑而不相信，还记得我们怎样在实验室中看见比我们亲眼目睹消失在面前的那台模型更大的机械装置。有的部件是镍做的，有的是象牙的，有的肯定是用水晶石锉出来或者切削而成的。这台机器基本完工了，可是那些卷曲的水晶杠杆还没加工，正搁在工作台上，一边有几张图纸，我拿起一根来，准备仔细看一下，仿佛是石英做的。

“注意，”医生说，“你真是当真的吗？或者只是一个戏法——就像你上次圣诞节让我们看的鬼一样？”

“我想坐着这台机器，”时间旅行者说，把灯举得很高，“去穿越时间。这还不明白吗？我有生以来从未比这更认真过。”

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他说的话。

我从医生的肩膀上面看见费比的眼睛，他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眨眼睛。

第二章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都不大相信时间机器这件事。其实时间旅行者是那种过于聪明而使人难以置信的人；你永远不会认为你已经猜透了他；你一直觉得，在他那透明的坦白背后，还藏着许多玄妙的保留和许多独创性。假若费比向我们出示那个模型，而且用时间旅行者的这番话来进行解释，我们对他的疑心会大大减少。由于我们能猜出他的目的：甚至连屠夫都能理解费比。可是时间旅行者平常太过于荒诞，所以我们不相信他。原本会让不如他智商高的人出名的事，在他手里就像玩什么花样。做事太轻率是不对的。严谨的人们认真地对待他，对他的一举一动向来不是把握十足：他们多少知晓一些，将他们擅长判断的名誉交给他，那便等于给幼稚园提供容易打碎的细瓷器当摆设。因此在那周四以后的一星期内，我想我们没有人针对时间机器这件事情讲过太多话，虽然这台机器具有的潜在的可能性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件事好像有道理，也就是说，此事其实使人很难置信，它也许具有和时代不符的东西而且造成极大的混乱。拿我来说，我对那个模型的花招非常好奇。我记得和医生谈论过这件事，因为周五我在林奈博物馆碰到了他。他说他在图平艮曾看到过这种事，他非常着重地谈到蜡烛被风熄掉的事情。可是他不能解释这戏法是怎样变的。

下周四我又去了里士满——我想我是时间旅行者的一个常客——我到得很晚，当时他的起居室中已经有四五个人了。医生在壁炉跟前站着，一只手

拿着纸，一只手拿着表。我四下里寻找时间旅行者，而……“现在是七点半了，”医生说，“我想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怎么没有看到——”我说，念叨着主人的名字。

“你刚刚到吗？这件事情非常古怪。他一定被什么事情耽误了。他这张纸条说，假如他七点钟还没回来，就让我照顾大家先吃饭。他说他回来后会解释的。”

“浪费这顿晚餐真是太遗憾了。”一家著名日报的编辑说；医生听完这话就按铃命令仆人开饭。

上周来吃饭的，除去我和医生以外，在座的仅有心理学家一个人。别的人是上面提过的编辑布兰克、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记者，还有一个人——一个寡言少语、害羞、蓄着胡子的人——这个人我不认识，并且，根据我观察到的，那晚他一句话也没说。在餐桌上，大家少不了要猜测时间旅行者缺席的原因，我半开玩笑地谈起了时间旅行。编辑要求大家给他解释时间旅行是怎么回事，心理学家就主动站出来，把上周我们亲眼看到的“带有独创性的荒唐学说和戏法”笨嘴拙舌地告诉他。心理学家只讲到一半，通向走廊的门悄悄地缓慢地开了。我坐的地方正好冲着这道门，因此我是首先看到的。“哎！”我说，“终于来了！”这道门开得越来越大，然后时间旅行者就站到了我们跟前。我惊讶地呼叫一声。“天啊！伙计，发生什么事了？”医生喊道，他是第二个看到的。桌子旁边所有的人都转身望向门口。

他非常窘迫。外套脏兮兮的，并且满是尘土，袖子下边染着绿色污渍；头发乱糟糟的，在我眼中仿佛变灰了一些——否则就是尘土弄的，或者是头发确实变灰了；下巴上添了一道棕色伤口——已好了一半；他面容憔悴，就像受过巨大痛苦一样。有一阵儿，他站在门口犹豫不前，仿佛被房间内的光线照得头脑发晕了。随后他进入屋里。他走路的时候有些瘸，脚步沉重。我们大伙儿望着他，一声不吭，等他开口讲话。

他什么话也没说，却吃力地向桌子走去，对着酒瓶打了一个手势。编辑